



The Million Pound Note

夸张的手法展现讽刺与幽默
深刻地揭露拜金主义的思想

一个在美国街头乞讨的穷小子亨利·亚当斯在伦敦遇上两位富翁兄弟打赌，他们要把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大钞借给亨利，看亨利在一个月内如何收场。一个月期限到了，亨利不仅没有饿死或被捕，反倒成了富翁，并且赢得了一位漂亮小姐的爱情……

百万英镑

[美] 马克·吐温 著 周丽霞 编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百万英镑

[美] 马克·吐温◎著

周丽霞◎编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万英镑 / (美) 马克·吐温著 ; 周丽霞编译. --
汕头 :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658-3409-7

I. ①百… II. ①马… ②周… III. ①中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6964 号

百万英镑

BAIWAN YINGBANG

作 者: (美) 马克·吐温

编 译: 周丽霞

责任编辑: 宋倩倩

责任技编: 黄东生

封面设计: 三石工作室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 243 号汕头大学校园内 邮政编码: 515063

电 话: 0754-82904613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73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 元

ISBN 978-7-5658-3409-7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导 读

马克·吐温（1835—1910），原名塞缪尔·兰贺尔·克莱门斯，是美国的幽默大师、小说家、作家，也是著名演说家，19世纪后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虽然其家财不多，却无损其幽默、机智与名气，堪称美国最知名人士之一。

马克·吐温于1835年11月30日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佛罗里达的乡村的贫穷律师家庭。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律师，收入微薄，家境拮据。小塞缪尔上学时就不得不打工。他12岁那年父亲去世，从此开始了独立的劳动生活，先在印刷所做学徒，又当过送报人和排字工，后来又在密西西比河上当水手和舵手。儿时生活的贫穷和长期的劳动生涯，不但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累积了素材，更铸就了一颗正义的心。

“马克·吐温”是其最常使用的笔名，一般认为这个笔名是源自其早年水手术语，“马克·吐温”的意思是：水深12英尺，他曾当过领航员，与其伙伴测量水深时，他的伙伴叫道“马克·吐温！”，意思是“两个标记”，也即水深两浔，这是轮船安全航行的必要条件。

马克·吐温于1910年去世，享年75岁，安葬于纽约州艾玛拉。

马克·吐温的时代是美国正从一个内部分裂的年轻国家蜕变为世界强权，在这当中，马克·吐温经历了美国社会的巨大转变，包括往西部扩张、工业化革命、奴隶制度的废除、科技进步、大政府的观念以及对外战争。

处于这样一个变革世化，马克·吐温并未因此而怨天尤人，反而发挥他写作的天分，借由幽默与讽刺的手法，充分表达他对社会的关怀及看法，也成为这一时代美国的象征性代表人物之一。

《百万英镑》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在美国街头乞讨的穷小子亨利·亚当斯在伦敦的一次奇遇。伦敦的两位富翁兄弟打赌，把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大钞借给亨利，看他在一个月內如何收场。

一个月的期限到了，亨利不仅没有饿死或被捕，反倒成了富翁，并且赢得了一位漂亮小姐的爱情，在富翁兄弟那里也获得了一份工作。

文章以其略带夸张的艺术手法再现大师小说中讽刺与幽默，揭露了20世纪初英国社会的拜金主义思想。

马克·吐温是19世纪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代表，他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尖锐地揭露了美国民主与自由掩盖下的虚伪，批判了美国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固有的社会弊端，诸如种族歧视、拜金主义、封建专制制度、教会的伪善、扩张侵略等，表现了对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生活的向往。

本文是一篇批判现实社会的文章，作者表现出的思想感情是讽刺当时美国的社会现象。文章对“金钱就是一切”“金钱是万能的”的想法进行了讽刺，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面容。

目 录

避雷针·····	001
误 会·····	003
光荣的事情·····	005
看 画·····	008
我的恋人·····	010
驰名的跳蛙·····	020
朋友远洋·····	026
我的编辑工作·····	031
一个坏男孩·····	036
真实的故事·····	039
一个好男孩·····	044
新闻界里的一些事·····	049
一份合同·····	055
法国人之间的决斗·····	061
一次采访·····	071

我做秘书的经历·····	075
淘金人的故事·····	081
他的死活·····	089
我的辞职·····	098
百万英镑·····	104
竞选州长·····	124
我所发现的生活·····	130
三万元遗产·····	131
狗的自白·····	158
爱管闲事的少校·····	169

避雷针

我所攻读的是一门严肃的学科——政治经济学，在每天的上午，我总是搬来一堆书，准备写作，由于此项工作要用去我几乎所有的时间，所以，我极不愿有人打扰我。

这天，我同往常一样，开始了写作，但是刚刚写了“政治经济学乃是一切善政之基础……”几个字，我的工作就被打断了，说是楼下大门口有一个陌生人有事要见我。

我从楼上下来，问他有什么事，同时竭力不让我的政治经济学的思绪跑掉。我虽焦急万分，他却不慌不忙。

他说他途经这里，发现我的房子上需要装几根避雷针，因此冒昧来打扰。

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

他说没有别的，只是他很愿意帮我装。

我尽力装出是一个会当家的好手，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我早就想装上那么七八根避雷针了，只是由于……”

陌生人听了这话倒是一怔。

我私下认为，即使他看出了我不懂装懂，他也一定不会点破的。只听见他说，在全城所有主顾中他最乐意为我效劳了。

我说那你就看着办吧，说完正想走，他又把我叫住，说是需要知道到底想装多少“针”，装在房子的什么位置上，杆子要求哪种质量。

我告诉他装8根“针”，全装在房顶上，杆子哪种好用哪种。

他说他供应的普通的一种是每英尺20美分，铜质的是25美分，镀锌的螺旋状杆要30美分。

我说用螺旋状杆。

他又接着说，要想把事情干漂亮，不管任何人看了都一致感到羡慕，都异口同声说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样对称布局的一组避雷针，那么他认为至少要用上400米。

我急着回去继续我的文章，所以，我立刻回应他，说按他的意思办，我终于摆脱了他，继续从事我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当我费了半个小时才使我的思路收拢时，我的工作又被他打断了。

我又再次面对着装避雷针的人，他还是一副镇静自若的样子，我则相当地烦躁。

他站在那里，像在品评鉴赏似地朝着我房顶上的主烟囱方向眺望。他说：“眼前这景致简直会使人产生新的乐趣。”接着又说，“你能否告诉我，可曾看见过比单独一个烟囱上就装有8根避雷针更美的景色吗？”

我回答他，在我的印象中还不曾有过。他说他认为，天下除了尼亚加拉瀑布外，再没有比这更为壮观的自然风光了。只不过有一点稍显不足，那就是还应在屋顶周围再分散装上8根避雷针。

我跟他说我的时间很紧，让他再装8根避雷针，添加500英尺螺旋状杆。

这一次，我估计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把被打断的思路拉回来。但是装避雷针的人又传话上来要找我。

他说他是万般无奈之下，没有办法才不得不得搅我的。因为他这个人做事非常追求完美，而且一丝不苟。刚才干完活，累得要命，正想停下来休息，一抬头发现原先的计算出了一点点问题。他说，如果这样，万一雷暴到来，光凭这16根避雷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保证这所最心爱的房子完整的。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让我安静安静吧！”我说，“如果行得通，你装它150根，在厨房里装一根，牲口棚上装一打，那头母牛身上装一对！厨师脑袋上也装上一根！你把你的材料全用上，爱装什么装什么，但愿不要再来打扰我！”

当他再一次见我时，我对他说：“不要再说了，报报账吧！900美元可以吗？那么街上集合了这么多人干什么？怎么？原来是看避雷针！难道他们从未见过避雷针？是没有见过一座房子上

装了这么多避雷针吗？这有什么好看的？少见多怪！但我还应下楼照看着点。”

在随后的24小时内，我这座房子竟成了全城的一大奇观和人们议论的话题。房子所在的街道，日夜都被看热闹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因为这时来了一阵雷暴雨，雷电直冲着我的房子打下来。过了5分钟，周围半英里内再也看不到一个观众了，但是在同样的距离外，所有高楼大厦的每个窗口和屋顶上却都挤满了人。

说来也情有可原。因为好像是几十年内积聚起来的全部流星和烟火都倾泻到我这孤立无援的房顶上来了。

当时的计算结果显示，我的房子在40分钟内竟遭到了764次雷击。雷电是这样迅速地一个接着一个沿着螺旋状杆打到地里去，使人们都来不及搞清楚雷是怎么打下来的。

我敢说，从人类诞生以来，这种事绝对是第一次发生。好在可怕的围困总算解除了，因为这时笼罩在我们头顶的云层里肯定再也没什么可抛的了。

我顺便要告诉大家一声，在雷电袭击我房子的时刻，我是没有办法继续写我那还没完成的政治经济学了。

误会

几年前，我由于要到东部去，中途必须在纽约萨拉曼卡换乘卧车。我到时，车站里早已挤满了人，他们一窝蜂涌进了卧铺车厢，挤得车厢里几乎水泄不通，而且人声嘈杂，尘埃飞扬，这份罪可真够受的。

这时，我问票房里一位青年人我能不能买到一个铺位，他粗暴地回答“没有”，一听到他的咆哮声，我不由得心惊肉跳，心里极不舒服，因为这种语调极大地挫伤了我的自尊心。

我只好走开了，又去苦苦哀求另一位站务员，问我能不能在

一节卧铺车厢里弄到哪怕是一个破旮旯儿都成。

哪知，他也气呼呼地嚷道：“没有，你别做梦啦，哪有旮旯给你留着，好了，别再烦我，走开！走开！”说完，他转身就走了。

这时我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伤害，简直到了没法儿说的地步。我心里是那样生气，所以我跟我的朋友说：“要是这些混蛋知道我是谁的话，他们会马上……”

刚说到这里，马上被我的朋友打断了。“不要说那些，”他说，“要是他们果真知道你是谁？你应该知道结果，即使车厢里早已座无虚席，他们照样还是帮着殿下弄到一个空位儿。”

话虽这么讲，但对改变我的处境也还是一无用处，但是，恰好就在这当儿，我发现照管卧铺车厢的一个黑人茶房两眼一个劲儿瞅着我。我看见他黑黝黝的脸膛上顿时笑咪咪起来。只见他一边在与那穿制服的列车员低声交谈，一边还向我频频点头，显出谦恭的神色。

一会儿，那个黑人茶房急匆匆走到我身旁，而这个列车员却径直向前走来，瞧他那种殷勤客气的劲儿仿佛从每一个毛孔里渗透出来。

“您需要哪些服务？”他开口问道，“您不是想在卧铺车厢里找一个铺位？”

“不错，”我说，“还得劳你们帮帮忙。做了好事——总要得到好报吧！”

“现在我们只有豪华的卧铺包厢，”列车员恭敬地说道，“里面有两个卧铺和两只安乐椅，您随便使用。喂，汤姆，把这些手提包搬上车去！”

最后，他十分郑重地举手碰了碰帽檐，以示对我恭敬。我和我的朋友于是就在那个被称为汤姆的带领下向豪华卧铺走去。我可忍不住真想跟我的朋友说上几句话，但我还是按捺住了，心想，等着瞧吧！

汤姆把我们安排在那个豪华的大包厢里可真是舒服极了。接着，汤姆就低头哈腰、满脸堆笑地说：“现在，您先生大人还要什么服务吗？我都可以给您办到。您尽管说，没关系的。”

“今儿晚上21时，我要用一些热水和一大杯热酒，行吗？”

我问，“你知道苏格兰潘趣酒该温到什么程度吗？”

“好的，先生，您放心，这完全可以给您办到。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

“噢，那很好，不过那盏车灯挂得实在太高啦！你可不可以给我在床上放上一支大蜡烛，让我看起来舒服一些？”

“那不成问题，先生，这很好办，我会亲自把蜡烛安放在那里，让它整夜亮着不熄。先生，您还有别的吩咐吗？不要客气，尽管对我讲就是了，好歹也得给您办到。嗯，就是这么一回事。”说罢，他就不见影儿了。

黑人茶房走后，我脑袋往后微微翘起，大拇指勾住袖子口，朝着我的朋友笑了一笑，轻声地说：“嗨！朋友，到现在你应该说些什么？”

我的朋友似乎没有回答我问话的意思，他在想别的事。不一会儿，一声门响，那张黑黝黝的笑脸突然破门而入，紧接着是下面这一段话：

“上帝保佑您，先生大人。我一下子就把您给认出来啦！我跟那个列车员全说了。上帝啊！我两眼瞅着你，我一下子就把你给认出来啦，哈，哈！”

“是这回事吗？”我边问边把加了4倍的小费递给了他，“请问我究竟是——谁呀？”

“吉尼尔·麦克勒兰一个大富翁。”说完，他又不见影了。

光荣的事情

记得那一次，我茫然不知所措，因为身无分文，而且在天黑前还急需3美元，到哪里去弄钱呢？

在街上，我徘徊了整整一个小时，可一个办法也没有想出来。后来，我走进爱伯特旅馆，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这时，一只小狗朝我走来，停在我身边，打量着我，它很友好，似乎在说：“你愿意与我交朋友吗？”

我好奇地注视着这只可爱的畜生，它快乐地摆动着尾巴，围着我团团转，它靠在我身边，用头在我的身上摩来蹭去的，然后扬起头，用棕色的眼睛看着我。这真是一只惹人喜爱的小东西，我抚摸着它那缎子般光滑的脑袋，似老朋友重逢般亲热无比。

这时，民族英雄密尔将军穿着蓝色和金色相间的制服走了过来，人们都羡慕地望着他那身显眼的制服。突然，他看见了这只小狗，眼神闪烁，随即停下脚步。看得出来，他也迷上了这只漂亮的畜生。将军情不自禁地走上前，抚摸着这只可爱的小狗，他打量了一下，说：“这是一只很好的狗，多惹人喜爱呀！你愿意卖吗？”

我爽快地说：“可以。”

“你说吧，卖多少钱？”

“3美元。”我回答。

将军听后瞪大了眼睛，吃惊地说：“3美元？只卖3美元？这不是一只平常的狗啊，它至少值50美元。我是因为喜欢这只狗所以才想买下来，我不想占你的便宜，还是再说个价钱吧！”

我坚持说：“不错，3美元，只卖3美元。”

“很好，既然你坚持这个价钱，我就买下了。”将军说完，高兴地递给我3美元，然后带着狗上楼去了。

大约过了10多分钟，一位相貌温和的中年绅士走了过来，四下里东张西望。我对他说：“你需要帮助吗？”

他焦急地说：“我在找我的狗，你看见它了吗？”

“是的，10多分钟前它还在这里。”我说，“我看见它跟着一位将军走了，如果你需要我帮助的话，我可以试试。”

那位绅士非常高兴，一再感谢我，这样的场面我很少看见，他连连表示愿意让我试试。毫无疑问，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它找回来。我暗示他不要舍不得一点钱作为酬谢，他是个聪明人，对我的暗示心知肚明，满脸笑容地说：“没问题，没问题。”还问我要多少。

“3美元。”我说。

他惊讶地望着我说：“啊！这算不了什么，只要能找回我心爱的狗，10美元我也心甘情愿。”

但我说：“不，我只要这些就够了。”然后，我们便上楼了。人们一定会说我傻，为什么不多要一点呢？

在旅馆的服务台，我打听到了将军房间号。当我走进房间时，将军正在非常高兴地给狗梳理着。我说：“将军，真对不起，这只小狗我要带回去。”

他吃了一惊，说：“什么？带回去！这是你卖给我的狗，价钱是你出的。”

“是的，”我说，“一点不错。但我必须带它回去，因为它的主人来找它了。”

“什么？”

“这只狗的主人来了，这只狗不是我的。”

将军更惊奇了，一时不知所措，半晌才说：“你的意思是：你刚才卖的是别人的狗？”

“是的，我知道这不是我的狗。”

“你知道还把它卖给我！”

我说：“将军，你的问题可真稀奇，是因为你要买它，我才卖给你，是你自己出价买这只狗，这一点你不否认吧！我既没有要卖它的意思，也没有跟你说我要卖它，我甚至连想也没想过要卖它……”

“这可真是稀罕事，是我平生遇到的最稀罕的事，你是说你卖的这只狗不属于你……”

不等他说完，我便说道：“你自己说这只狗可以值50美元，我只要了3美元，这难道公平吗？你不会否认，我只要了3美元吧？”

“哎呀，我并不是非要这只狗不可，事实上是你自己没有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请别再费口舌了，”我说，“你不能回避这个事实：买卖是非常公平、非常合理的。只因为这只狗不属于我，因此，我必须把它带去，它的主人要它。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选择的余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处在我这个位置，假如你卖了一只不属于你的狗，假如……”

将军有些不耐烦地挥手：“好啦，好啦，不要说这一大堆令人迷惑的辞令了，你把它带走，我想休息一会儿。”

我拿出3美元还给了将军，把狗带到楼下，交给了狗的主人，得到了3美元作为酬谢。

我对我的行为很满意，因为我光明正大地拿到了3美元的酬金。我绝不会用那卖狗的3美元，因为狗不是我的。但我从狗主人那里得到的3美元却是我应得的。那位狗主人如果没有我，他会找不到那只可爱的狗。我这种认识，至今不变，我永远是光荣的。大家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是不得已才那样做的。

正因为这样，我可以永远说这样的话：“那种来路不明的钱我决不会用。”

看 画

从前，有位画家画了一幅得意之作，并把它挂在一个他能从镜子里看得到的地方，他说：“这下看上去距离倍增，色调明朗，感觉比先前更好了。”

画家的猫把这件事告诉了森林中的众兽。众兽对这只家猫向来推崇备至，因为它博学多才、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极有教养，能告诉它们许多它们不知道，甚至高深莫测的事。

听了这条新闻，它们都很激动，于是连连发问，以便充分了解情况。它们问画是什么样的，猫就讲解了起来。

“那是一种平的东西，”它说，“出奇地平，绝妙地平，迷人地平，十分精致，而且……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众兽听了更加疯狂了，说无论如何要看看这张画。熊问：“是什么使得它那么漂亮呢？”

“是它的美貌。”猫说。

这个答复令众兽更赞叹不已，更觉得高深莫测，它们越发激动。接着牛问：“镜子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怎么说呢，镜子就是墙上的一个洞，”猫说，“朝洞里看进去，你就能见到那张画，在那难以想象的美貌中，它显得那样地精致，那样的迷人，那样地惟妙惟肖，那样地令人鼓舞，你看

了以后会有些头晕，有些飘飘然的感觉。”

一直在旁边沉默的驴此时开口了，它说以前从没有那样漂亮的东西，也许当世也没有。又说用一整篓形容词来宣扬一样东西的美丽之日，就是需要怀疑之时。

驴的怀疑论使众兽也产生了怀疑，猫见状马上离开了。这个话题被搁了几夭，但与此同时，众兽的好奇心又在极度膨胀，那种想一睹为快的兴趣又复活了。于是众兽纷纷责备驴把那也许能给它们带来乐趣的事弄糟了，而这种仅仅对那画的漂亮产生的怀疑，却没有任何根据。

驴不加理睬，安之若素，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它和猫谁是正确的。它要去看那洞，然后回来报告它的实地所见。众兽感到既宽慰又感激，请它马上去，于是驴便动身去看那个洞。

驴碰到了一个难题，它不知道该站在什么地方看，最后，错误地站到画和镜子之间，其结果是那画没法在镜子中出现，它回去说：

“猫撒谎，那洞里除了有头驴，啥也没有，它说的那个什么东西连个影都没有，只有一头漂亮的、友善的驴，仅仅是一头驴，什么都没有。”

象问：“你看仔细、看清楚了吗？你挨得近吗？”

“当然了，我发誓，没有谁比我看得更清楚、更仔细了。噢！万兽之王，我挨得那么近，我的鼻子和它的鼻子都碰上了。”

“这真怪了，”象说，“就我们所知，猫以前一直是可信的，再让一位去试试看。去，巴罗，你再去看看那个洞，然后报告你所看到的。”

熊接到命令立即前往，回来后它说：“猫和驴都说谎，洞里除了有头熊外，啥也没有。”

众兽大为惊奇和迷惑不解，现在谁都渴望亲自去尝试一下，搞个水落石出。于是，象便让他们一个一个地看那个洞。

第一个去的是牛，它发现洞里除了一头牛，啥也没有。

虎发现洞里除了一只虎，啥也没有。狮发现洞里除了一只狮，啥也没有。豹发现洞里除了一只豹，啥也没有。骆驼只发现有骆驼，别无他物。

象听了它们的报告，怒不可遏，决定要亲自前往，弄个水落石出。象回来后，不客气地训斥了它的全体庶民，因为它们全都撒谎，对猫的无视道德及盲人摸象的做法更是怒不可遏，它说：“除非是个近视的傻瓜，否则，不论谁都能看得出来，那个洞里明明只有一头象。”

我的恋人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17岁，她15岁。那是在梦里。不，不是相遇而是从后面赶上她的。

那是密苏里的一个小村庄，我是没有去过的，除了做梦之外。我走过一座木桥，桥上到处可见一捆一捆的干草，杂乱地堆放着。她在桥上，就在我前面四五步远；一瞬间，我和她又都不在这桥上了。

这桥是村庄的唯一出口，转眼间村庄又出现在身后。

村上的最后一个房子是个铁匠铺，铁锤轻轻敲打得“叮当”响……总是那么遥远，然而总带有一丝愁苦，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绕过我的肩头传到我耳朵里。

在我们前面是曲折的小路，路的一边是树林，另一边是篱墙。篱墙周围长满了黑莓藤和榛子丛林；最上面的一根栏杆上有一只蓝知更鸟停着；在同一栏杆上还有一只黑松鼠，尾巴翘得老高，转眼间向蓝知更鸟跑去了。

篱墙外面庄稼茂盛，远处有一个农人没有穿外衣，戴着草帽，在达到腰身的庄稼地里前进。

此外没有其他生命的象征，寂静无声；到处静得像过安息日一样。我记得这一切，也记得那个女孩，她走路的样子，她一身穿着。

刚开始，我在她后面五六步远，刹那间我就到了她身旁……我既没有动脚也没有滑行，就这样到了她身旁；移动是不考虑空间的。

我注意到了，但却不惊奇；看来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